

白燕升
著

燕升是上天为我们准备好的戏曲主持人

冷门里，有戏

作家出版社

白燕升 著

冷门里，有戏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门里, 有戏/白燕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5063 - 4579 - 8

I. 冷… II. 白… III. 白燕升 - 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020 号

冷门里, 有戏

作者: 白燕升

责任编辑: 应 红 黄国弋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80 千

印张: 13.75

插页: 16

印数: 001 - 20000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579 - 8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莫言	1
自序	
缘起	5
乡音乡情	
故乡是什么	13
七岁红	16
唱戏没出息	18
为了父亲	21
我的大学	
摘下黑纱	26
声音里的沉醉	31
怀念老师	35
缘分天空	38
旧梦重温	44
蝴蝶飞不过沧海	49
走近电视	
想念小操鲁村	59
第一次直播	62
我想主持《正大综艺》	65
北漂时光	
CCTV的多余人	68
想回河北台	72
没躲开戏曲	75

风雨兼程

感谢无情	78
感谢谢导	82
把我揉碎了成你	90
一碗米价值多大	94
头在云里脚在地上	98
刮风下雨要关窗	102
“白玉兰”的坚守	115
听周杰伦的歌想到的	120

我唱我歌

歌为悦己者唱	125
一生的太阳雨	131
你在他乡还好吗	135
歌声背后是爱	139
我的歌友会	141

家让爱有了着落

连累你了	145
病房里的化妆	149
背她下楼晒太阳	152
两个生命的奇迹	155
牵手	162
女儿的足迹	165

戏里戏外

谁与风骚	188
泪光里的爱	192
奥运与戏	204

后记

逝水	209
----	-----

序

莫言

因为爱好戏曲，自然地成为了中央电视台戏曲栏目与后来的戏曲频道的忠实观众。正像众多的戏迷都喜欢燕升一样，我也很早就被他的风度、他的风格、他的风雅所吸引，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今年春节前，燕升到高密主持一台晚会。我正在老家高密休假，终于有缘与仰慕多年的“偶像”相会。我们交谈甚洽，对艺术、对人生的看法，所见略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尽管大多数电视主持人在荧屏上的形象与在生活中的形象有较大的差别。但也有极少数的主持人，在荧屏上和在生活中是统一的。尽管他上场时也需要化妆，但化妆了的仅仅是外表；脂粉油彩遮盖不住他的内心。尽管他上场前也要有所准备，但事先背好的文案，并不影响他流露内心深处的真

情实感。燕升就是这种能与观众交心，能与嘉宾交流，亲切自然但又不逾规矩的主持人。

近年来躲序如躲虎狼，但为燕升这本书作序，却是我主动请缨。原因有二：一是基于我对戏曲的爱好；二是出于我对燕升人品的敬仰。

我认为，所谓戏曲振兴，重造辉煌，并不是要恢复到上世纪那种一旦名角登场，一票千金难求的状况。那是时代造成的繁荣。如今社会，一是娱乐方式多多，二是生活节奏加快，要想把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吸引进剧场看戏，绝非一件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是剧场艺术的克星，但与其抱怨，不如结缘。中央电视台开设戏曲频道，是一个英明的决定。燕升从当初投身冷清的传统品种，到十几年后依然坚守寂寞清苦，对他个人而言只是一种难得的选择，对广大戏迷而言，则是幸运的降临。我个人认为，燕升是上天为我们准备好的戏曲主持人。他自幼喜欢河北梆子，少年时即粉墨登场，并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虽然遵父命放弃进入专业剧团的机会而考入大学中文系，但戏曲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埋藏着，一旦机会到来，便会开花结果。现在看来，白老伯父逼儿子上大学的决定也是对的。河北大学中文系四年的学习，使燕升具备了深厚的文学功底，而这无论对于一个演员，还是一个主持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振兴戏曲，再造辉煌的目标已经实现，这就是通过电视这个媒体，通过中央台十一频道和各省市台的戏曲栏目，使戏曲真正进入了千家万户。想想历届电视戏曲大奖赛那种盛况，想想那些身怀绝艺的票友，想想那些才华不让成人的童星，我觉得我们已经造就了戏曲在新时

期的辉煌。而在这再造辉煌的过程中，燕升立下了汗马功劳。

燕升是河北沧州人，那里多有慷慨悲歌之士。他的母校河北大学设在保定，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又是孕育了“白洋淀派”和诸多文学大家的地方。我有幸在此地当过四年兵。我最初的五篇小说都是发表在保定市的《莲池》上。是保定市和河北省文学界的诸位老师扶持我走上了文学之路。提起保定，提起河北，心中便涌动着感激之情，也因了这层关系，我对燕升便在敬重之外又多了一种类似乡党、袍泽的情感。

我们当然不能以人的籍贯来判定人的品格，但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文化风物却的确对人的品格形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何为慷慨悲歌？我想河北梆子就是慷慨悲歌。那高亢激越、穿云裂石、千回百折、动人心魄的腔调里，包含着英雄气概和似水柔情。燕升是听着河北梆子唱着河北梆子长大的。他的性格里有英雄般的骨气，又有赤子般的真情。他不谄上，不阿贵，敢于坚持真理，嫉恶如仇，是一条痛快淋漓的汉子。他对亲人，对朋友，对乡亲，对弱小者，是那样的呵护、忠诚、谦恭、慷慨，这些，都可以在他这本写得很克制的书里得到印证。

在漫长的岁月里，舞台曾经是老百姓的公开课堂，戏曲是老百姓的公用教材。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理想境界，多半是借助戏曲传播、塑造而成。在新的时代里，戏曲的这种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弱化而且不可挽回。但戏曲艺术的巨大审美功能，却依然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中国戏曲，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情。一个外国人，如果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绕开了戏曲，那是不可能的。

燕升主持戏曲频道，是广大戏迷的幸运，也是他自己的幸运。这十几年里，一方面是他将戏曲之美、演员之功介绍给观众；另一方面，他也从戏曲中和演员身上学到了许多。如果有朝一日他离开了主持人的岗位，完全可以到大学里担任戏曲学教授。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刚刚四十，正是黄金岁月，我们期待着他为中国戏曲作出更大的贡献，也期待着他在电视和戏曲的结合上，作出更有创意的探索。

2008年9月2日北京

自序

缘起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让自己坚强起来。

这可能跟我的成长有关。出生在农村，不喜欢贫穷，只能好好学习，离开那里；一心想考进北京的名牌高校，种种原因还是没有离开燕赵大地；经过层层考核如愿以偿，调入中央电视台。梦想着能主持当时最火的《正大综艺》，却偏偏和最不火的戏曲结缘；遵父母之命，考上了大学。但“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母先后离我而去；和妻子结婚不到一年，她又严重摔伤险些瘫痪；十几年对戏曲的孤独坚守，是为了尊严，为了它可能的“起死回生”。但是，本应风生水起的电视戏曲犹如死水微澜……

痛苦、挣扎、焦灼、绝望都饱尝过。

很长时间，总是看见自己没有的，却看不见自己已有

的；总是追求进取，却不知道休养生息。

女儿的降临，让我重生！

女儿倾城倾国的一颦一笑，唤起了我心底的柔情和软软的爱；女儿善睐的明眸、清澈的脸庞让我顿悟：人本纯净来，需向纯净去。世事沉浮，过眼云烟，万般修行皆归心灵之静。

既然决定活着，就要活得好。不仅自己活得好，还要给周围的人带来好，给更远的人带来好。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早就说过：“知止不辱，知足长乐”。

朱自清在散文《匆匆》里感叹，我们的日子逃去如飞。佛说：我们的生命是念念生灭，比射出的箭快。你掩面叹息，又能怎样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就算你拥有了无尽的名和利，你又能带走什么？你终将赤裸裸地走，不留一丝痕迹。如果你一生都在无尽地求索，临终时，猛然发现自己做了一辈子欲望的奴隶，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走这一遭，这恐怕是最可悲的！

多年来，我坚守梨园寂寞挣扎，是盼着有一天戏剧风云漫卷；只可惜，这个地方不需要风云人物，养些马就行。有那么多马屁股，那么多拍马屁股的人争先恐后，拍得尘土飞扬云山雾罩。之前，我不喜欢甚至讨厌人摆官架子，觉得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现在，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你想啊，官架子是抬轿子者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

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里呆久了，你反而会变得更加宽容更加知足。有人说“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我要说悲观至极

便是达观。

2008年6月份，我看了北京保利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出品的《功夫诗·九卷》。它把中国武和中国舞融合在一起，有虚有实，虚实相生，犹如散文诗，形象地传达着武学精神和佛学感悟。诗化的展现同样让人感受到了感官和内心的和谐。

我看后很激动，马上给此次演出的项目监制陈科发了条短信：一百分钟的“功夫”，让我们的心灵涤荡了一百分钟；硬朗的功夫有了温暖和柔情，看到了自我与自觉，利己与利他的大爱；远离心灾，人心和谐，感恩图报，慈悲为怀，这是我们必须下“功夫”才能修行觉悟的！

舞台剧《功夫诗·九卷》还告诉我：人本纯净因浊而修，修在当下慈悲为怀，世事无常安住本心，自觉修行觉悟菩提。

我的生存环境里有压力，但要知道，谁都有。我时常做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为了保有独立的人格，坚持住！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可为！周围一些好心人劝慰我，学一点生存哲学，使自己的遭际与才能相称些。没必要太较真儿，得过且过算了！

每每我都心存感激，但却无法说服自己。实话说，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画地为牢，只跟自己比较参照，沾沾自喜自娱自乐。必须承认：在电视文艺的形式呈现上，戏曲节目是最落后的；你就是快马加鞭，都未必能追上人家。敷衍了事漫不经心，非我所取之道。

主持人是吃“开口饭”的，言多必失在所难免，偶尔有意无意说句不该说的话也很正常。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应是

言论更加自由，思想更加独立，社会生活的氛围更加宽松，因为坚持原则坚持理想丧失生命的年代早已过去。退一步说，就是有一天真的被砸了饭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所谓的“不老实、不听话”，从长远看，会对我从事的这项事业，会对改善周围所有人的生态环境有好处的。说句心里话，我也愿意安心地做一个好秩序下的好主持人，而非坏秩序下的悲情牺牲品。

四十岁的我依然有困惑，但现在，我懂得了：面对现实，除了坚强，更要用爱！

出书的念头，是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萌发的。那段时间让我深深感受到生死无常，感受到了人的脆弱和坚强。那时，我就想，自己应当力所能及地为灾区做些什么。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我将把部分稿酬捐赠灾区。

2008年5月18日晚上，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直播大型募捐活动的当晚，我在上海音乐厅主持了上海昆剧团发起的全国六大昆剧院团的赈灾义演。两边都是临时创意都是义演，周末已奉命在上海的我也不便拒绝上昆义演再返回北京；况且，能和国宝级昆曲名家计镇华、张洵澎、刘异龙、梁谷音、岳美缙、刘文华、汪世瑜、张继青、侯少奎、裴艳玲、张静娴、蔡正仁及众多中青年演员济济一堂倾情演出，为灾区人民献爱心，同样难得。

18日当晚和随后的几天来，亲人朋友纷纷询问我，怎么没在CCTV的现场捐款？其实，在哪捐不重要，捐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献爱心。说实话，那段时间，除了积极响应捐款，我主持参与了六七场规模不等的赈灾义演。

29日晚上，我在北京主持了“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大型义演——《爱的家园》”。京剧、昆曲、河北梆子、黄梅戏、豫剧、越剧、川剧、评剧等各大剧种的名家齐聚一堂，年龄最长的是九十高龄的京剧艺术家王金璐，老人家捐了一万元，让我们感动不已。

6月11日，我赶到杭州，主持了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慈善总会等单位发起的“课桌行动”义演晚会，茅威涛、何赛飞、陶慧敏等当年的“小百花”姐妹也为爱而聚。

爱心不是感情冲动式的捐赠行为，它应成为细水长流型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仅关注眼前，还有将来。灾区的恢复重建需要至少三五年的时间，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的援助，他们同样需要全国人民爱心热度的持续。这种考验会变得更加具体和复杂，如大量受伤人员的康复，残疾人和孤儿孤老的安置，受灾人群心理损害的长期干预，重建心灵家园也格外紧迫。

2008年，面对冰雪和地震，我们见证了所有中国人的坚强和爱。大灾有大爱！如何让灾难激发起的大爱更长久更持续，我想，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和风细雨般的爱同样重要。爱自己，爱家人，爱同事，爱邻居，爱路人，爱所有身边的人，爱所有身边的事。请相信：爱是可以传递的。爱别人就是修行自身，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怀着真诚，怀着感激，更怀着祝福，写下了四十年人生的点滴感悟；当然，里面有缺憾，有质疑，也有愤怒，这些共同构成了我的过去。我知道，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人生，有残缺才构成了真实的完美。

我感觉，掘开一些痛苦的甚至是愤怒的事情，身体会分

泌毒素。但在书里，我不得不把自己再毒害一次，我不会粉饰，也不会矫情，唯一的选择是真实宣泄——尽管我一直在克制着写。这对别人也许会觉得无聊，对自己也是人生的一种无奈。但对视电视节目效果为生命意义的我，不能自制。也许再过三五年或十年八年，一切的不愉快都会变淡，但现在，我自认还是血气方刚，也认为修养还不够能容忍一切，为了忘却的记忆，请原谅我的不宽容，我本想只给大家送上爱。

书稿写完了，起书名费尽心机。《雁鸣声声》《边秋一雁声》，责任编辑嫌太过凄凉；《蝴蝶飞不过沧海》《浪迹梨园》，责任编辑又觉得文不对题，况且没那么惨淡。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月，我给编辑发去邮件，问她叫《燕歌行》如何？这是我在许多题目中的最后选择。并且我给出了充足的解释：

“歌行”作为诗歌体裁，据说出自“汉乐府”，唐人诗作尤多“歌”与“行”，而《燕歌行》则是有关古燕国而今我家乡的歌吟。与《燕歌行》有关的诗作多是凄凉的基调，但我喜欢浸透其中的“潇洒走一回”的英雄气。

对于我这个从燕赵大地走来，以燕为名、以“歌行”为业的电视戏曲主持人，向世界奉献爱是我终生的追求。如果允许我对歌与行作一些违背古意的翻新，我愿把“歌”看作表达爱，把“行”看作实践爱。

人生唯其如此，岂有他哉！

如此自圆其说的“铿锵”解释似乎还是没得到肯定，编辑冷静地说了一句：先这么定，咱们都再想想。

因为书名大家又一次见面商讨，另一位责任编辑说：《燕歌行》你解释得很好，但放在书架上，会让读者感

觉是本诗集，再说也太雅，有些不知所云。

面对两位责编的一次次质疑，我有些黔驴技穷了。在电脑上翻看最早的书名《雁过无声》，并有意无意地念给她俩听：“雁过无声”是我喜欢的境界。正如我喜欢点到为止胜过响鼓重锤；喜欢润物无声胜过大雨倾盆；喜欢在冷门品种里加温胜过在热门品种里沸腾。

我念完后自言自语道：《冷门里，有戏》怎么样？没想到两位编辑异口同声：有点意思，就是它啦！

我无奈地看着她俩，其实我还在留恋《燕歌行》。

她俩同时说服我：“冷门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于戏于你都很准确，并且能给读者遐想的空间。

打开这本书的读者，《冷门里，有戏》，您喜欢吗？

